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五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九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暇食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十老僧號天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移賊安理官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築神主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

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令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執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執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用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執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執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執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

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

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禽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干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耳。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

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韓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等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玉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奸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豎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

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弟順甫云奇氣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厲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富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

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盡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圉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糴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執利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諱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淨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此文學莊子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

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

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畱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